

一個狂浪的女子



一個狂浪的子女

陳白塵著

白熱的燈光和那鮮紅如血的葡萄酒將場裏的人逐漸逐漸醉倒了。每一隻眼睛都疲倦地瞋着主人的臉，好像這位主人的臉，是全場上人們總希望的泉源，是他們笑的寶鑰。只要主人的目光向誰注視，誰的臉上即刻會飛起燦爛底榮光和滿意的微笑。她簡直成了全場的一個樞紐，倘使她一離開這裏，這偌大的場上會連一個人都沒有。

——朋友們！我們的酒興大概應當要休息一下吧？我實在不能再喝了——至少得五分鐘後再吃！好，現在我們再跳起來吧！她如一隻小黑鳥兒似的迅速地輕捷地從餐桌上一鼓翼飛到外間跳

舞廳的中間。於是芬芳的酒氣被一陣陣音樂在廳裏鼓盪着發顫，大家都迷惘地離開餐台集向跳舞廳的中間來。然而各個人都不肯即刻跳起舞來，似乎都有什麼期待似的向着主人。主人臉上笑了，好像奉日早晨的麗雲裏透露出一絲陽光，而大家歡喜了。她將兩手向兩邊一擺，輕輕地柔和地向大家問道：

——我親愛的朋友們，誰先和我跳舞呀？

是的，這是他們個個都疑問着的——除掉中間的女賓。於是大家在煩噪的空氣裏聽到一陣清晰的樂奏。

——朋友，親愛的，我想都是一樣，這最好是從年長的先跳吧。

德夫，你最老了，你先來和我跳；素庵，你先和倩霞跳，松芝，你先和潔如跳；……………好，停歇再陪你們一個一個跳，必得使我今天邀請的這個宴會成個最快樂的宴會！

如雷雨潑下似的一陣音樂又從新奏起，各人都迷惘地合着伴侶在舞場上輕輕地浮動。一時各人的嗅覺裏混合了脂粉和酒的香氣，而逐漸地被其麻醉。呼吸相調換，胸膛相摩擦，每兩個肉體，漸漸地模糊地好像合併成了一個。

每人的眼裏又發出強烈的火燄，同射在光滑的地板上的電光相映。每個男子懷抱裏的石榴花般的嘴唇，和水晶杯裏的液體樣地醉人。音樂上下地波動，大家不住地興奮，只可惜音樂的演奏者不能繼續不停地奏演，奏演到世界的末日，使這羣男女們不知不覺地中間與世界共同地銷滅。

在每一節跳舞的完結時，男賓們的心裏重又浮動起來，然而除了一個應與主人跳舞的人外，大家又都滿現着失望。不過，一剎間後，各人都又蹈舞起來，浮動的心又復沉醉。

素庵，他是一個例外。他靜坐在舞場的一角，默默地，出神地看着主人的眼，嘴，手指，下肢，……以及一切，靜待比他年長的一個個從主人的身旁死去。雖然他很苦悶地靜待着，但想到他是這場裏最後之勝利者，便覺全場的光榮都射放在他一人身上。德夫雖佔了第一，但他的原因是因爲了老——老，這在女人面前是多麼難堪的一件事啊！他更覺自己足以驕傲一切了！

素庵正在獨自出神，從身旁現出一個人來，素庵一抬頭，方知是他所卑視的全場裏唯一的老人郭德夫。德夫和他招呼了坐在他的身旁。

——素庵，我要問你一件事。

——什麼，老郭？

——今天這個宴會是你幫助鄒小姐舉行的麼？

——是，……是，怎麼，你問……

——沒有什麼，不過，我有點覺得這樣不對吧！雖然這個宴會的結果可以幫助她一千元，但她的人格價值不是更低落了麼？所以我覺得你不應該幫她辦這件事。

——但是，……素庵低垂了頭。

——素庵，我是因為你很愛她的，所以這樣向你說，你應該為她的名譽作想啊！

——唉，德夫，你不曉得啊！我那裏情願她這樣呢？前天，她才向我說她負了一千塊錢債，無法償還。我即刻為她去設法，我想盡了方法，才為她找來五百塊錢，——當然不止找來五百塊錢，我為了她所負的債也有一兩千啊！我允她過了後天新年初一再設法。可是她的性格你曉得的，再也不行，一定要這樣辦。我不情願，

她說：「難道只許我用你一個人的錢麼？」德夫，你叫我怎麼辦？

——但她自己也不爲名譽計麼？

——唉，說到這裏那就話長哪！近年來她真一切不顧地放蕩啊！可憐的愛竹！爲什麼她到這樣地步呢？然而這是她有所刺激而然，我是相信的；要說這與她的人格有關，我倒不甚同意。因爲一個人的人格是在他平靜狀態裏觀察的，而不是一種半瘋狂的狀態如她現在時所可標準的。但我應該負這責任，——將她設法救出這樣地環境。

——你的話是對的，但這樣胡鬧下去，總歸與她的名譽，前途，都有極大的關係。所以你的責任真的要即刻負起來！不然，名譽過壞了，那就……

——但是……

——什麼？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這同一個迅雷似的將他們的談話截斷了。兩人猛一抬頭，才看見一個人站在面前，並且正是他們所談論着的主人。

——什麼？你們也談我的名譽人格問題嗎？德夫，你年紀老了，我不能拿對付素庵的方法對付你。我只請你不要再說什麼了！人格，我們女子也需要這樣東西嗎？這是一件什麼呢？……

鄒小姐，你說的什麼話？我同素庵談密司馮的事情呢！

——那個密司馮？！

——馮露莎呀！這事你知道吧？

——我不知道，她怎麼哪？

——聽說她忽然同一位素不相識的男子結了婚，結了婚便離開上海到南洋去了！這件事情在她名譽上似乎有些不對吧？所以我們

在談着她哩！你又聽到那兒去了？

——唔！……我幾天沒去了！

她似乎很悵惘地走開了。素庵連忙站起追上去，一手搭住愛竹的肩頭，輕聲地向她說：

——現在應該我了吧？

她仍兩眼若有所視若無所視地慢步向前走，微微將頭點了一下，也沒說什麼。素庵停了一會，音樂已起奏了，於是一手牽了愛竹的手，說：

——愛竹，我們跳吧！

——好。

但她仍是萎靡不振，一點精神都沒有，隨着素庵轉動，好像一個不會跳舞的人似的跟着人轉。大家都暗暗地驚異，不知爲了什麼？

素庵急得一頭汗珠，他的榮光都完了！他輕輕地拍着愛竹：

——你看，大家都在看你，你要振作些啊！今天是你宴客呀！
——唔！

她這才回復了一些精神，合着音節和素庵跳了一回。本來，在素庵的希望裏，將有一排如雪的白齒襯在兩片鮮紅欲滴的嘴唇裏，發現在自己的嘴下；一雙汪汪欲流的水眼含着兩個漆黑的眸子釘在自己的眼底。而現在，愛竹的嘴緊緊地閉着，一雙眼微開了一縫，全身柔軟的一點無力。舞了一節，大家都復歸坐，再用酒來使他們自己興奮。

音樂一停，聲音轉加噪雜。有的憑着窗子在引吭高歌，有的高擎酒杯在不住的狂飲，有的舉起了手在猜拳。只有主人和素庵默默地像有許多的憂愁。

——愛竹，你爲的什麼呢？素庵低聲的問：

——靜一點！不要麻煩！

素庵兩頰微紅，眼眶裏隱隱顯着水珠，低着頭自己去飲酒。大家仍是興高采烈地鬧。忽然旅館裏的侍役同一個白的蝴蝶樣飛到主人的面前，送上一張名片。

大家的目光都變轉到同一的方向，人人都想知道這張名片上寫着一個什麼可以使人驚異的名字！因爲愛竹的兩眼睜得異常圓大瞧着這張名片。

——天哪！真麼？這是寫着「韓雨珍」三個字麼，素庵？我的眼怕花了吧？這那裏會是真的呢？

——怎麼……？是……的，愛竹！

然而愛竹並沒有等到素庵的回答，早匆匆離開餐台向門外跑。

可是剛推開了門，站在她面前的一個人，真個使她癡立着不知所以了。

門外一個青年，從他各方面看去，只看出一個二十一二歲的樣子，然而從他額紋上去看，誰都要說他有三十歲了。滿臉似乎沒了血色，一股頹廢的樣子使全室的上下都起了一陣冷靜的心。穿的一身半破舊的黑洋服，領帶斜在一邊沒有打好，頭髮蓬鬆着更加覺得面色灰黯。站在門外靜穆地又像親熱地看着愛竹，恐怕也忘了說話吧？半晌，才驚訝似的叫出：

——唔，愛竹！你真在這裏！

——雨珍！你是麼？是雨珍麼？

愛竹的兩手胡亂地搓捏，似乎要緊握住一件什麼。也不將雨珍邀進來，她堵在門口儘呆呆地望着。大家也呆了，好像在看演一幕

「驚遇」似的屏息不動。

——我們到那邊去坐坐吧，這裏人多。

——好，隨便。

她也沒有向裏面人再招呼一聲，或許是忘了一切，同着雨珍向後進去，一壁又向着茶房：

——快點先去開一個房間，快，快！

可是他倆向着房間走，走，僅只默默地走。走到一個侍役站在門口候着的房間裏，電燈將他們一照，似乎要說出幾句話，茶房在倒茶敬煙，他們又只得靜默着。茶房走開了，雨珍好像疲倦似的嘆息了一聲：

——唉！

——雨珍！

——聽，什麼？

——你幾時來的呢？

——我今天剛到呢！在路上走了三天，三天裏時時做着好夢，可是一到了上海啊，我的好夢都片片的碎了！愛竹，你是曉得我的，悠久的歲月好像無邊的沙漠似的，怎樣的度過呢？天呀！我的命運是定了！我的命運是定了！但是，也好，這樣困苦長愁着也是一種詩意的生活啊！唉！我的天哪！

——雨珍！我也是今天剛剛才知道一些哩！但是，憂愁總是藏在快樂的背後的，快樂剛一走開，他便來了！而快樂也是一樣的啊！你不要過於這樣地悲觀了！……

——那是夢裏的事了！我再也不敢去希望，除掉她有回來的一天！

——你不要這樣，她總會……，而難道你永不再快樂了嗎？倘使你將她忘了！或許有別的什麼使你將她忘了！

——但是，你以為我因此便不愛她了麼？是的，我真恨極了她了！然而我還曉得我是愛她啊！我的愛情全都給了她了，我此生還會有什麼快樂麼？

——愛竹！

在門外忽地有一聲輕叫，愛竹不知怎的仍坐在雨珍對面沙發上低着頭，也沒有回答。

——愛竹，外面有人叫你。

——啊！什麼？有人叫我？

愛竹匆匆跑出門，一直前面去，在後面又聽見輕輕叫着自己的名字，接着素庵走來了，滿臉頹喪，兩眼釘住愛竹遲遲地說：

——你怎麼的……什麼也不管了？

——什麼事？快說！我不耐煩了！

——大家都不辭而走了！全功盡棄了！

——好好！我求之不得呢！哈哈……你也快走吧！

——但是你的千元債務呢？現在有了麼？

——我現在什麼也不管了！什麼也不要了！好孩子，去吧！

愛竹匆匆地回到房間裏，門外只剩下一個素庵，呆呆地看着他們房間的門，不斷地垂淚。